

# 謝尔該神父

列·托爾斯泰 著

平明出版社

新譯文叢刊

謝爾該神父

列·托爾斯泰著

兆星、序東合譯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五年·上海

新譯文叢刊

書號 330

**謝爾該神父**

進口紙本定價二角九分

|     |                                                |
|-----|------------------------------------------------|
| 著者  | 列·托爾斯泰                                         |
| 譯者  | 兆星、序東                                          |
| 出版者 | 平明出版社<br>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br>(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
| 印刷者 | 永立印刷所<br>(上海新開路920弄50弄22號)                     |
| 經售者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2 9/16

字數: 43,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1—7000

原 書 名    Отец Сергей “Избранные  
                  Повести”  
原 著 者    [俄] Л. Н. Толстой  
原 出 版 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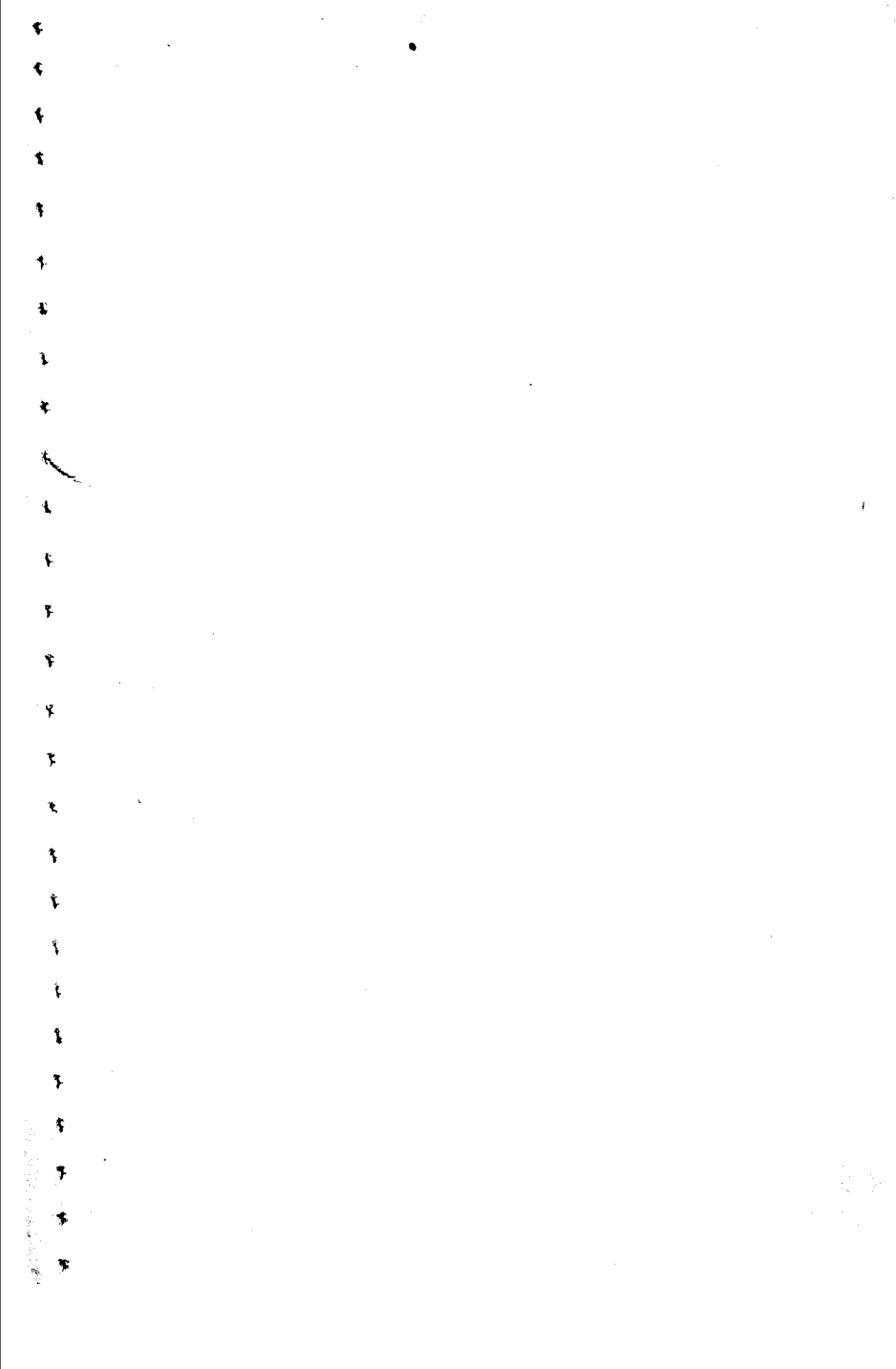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托爾斯泰在一八九〇和一八九一年寫的，到了一八九八年才將初稿完成。肉慾愛的主題在本書裏佔着顯著的地位。據托爾斯泰說：『抵抗色慾的鬥爭不過是一段插曲……主要的鬥爭是向人類的虛榮進行鬥爭』。

¥ 0.29

CH 3115

謝爾該神父



## 第一章

四十年代，彼得堡發生了一件使一切都感到驚奇的事：有一個美男子，他是個公爵，是胸甲騎兵團禁衛騎兵連的一個司令官，大家都預料他會成爲一個侍從武官，在皇帝尼古拉一世手下會有一個飛黃騰達的前程，但是他在要和受皇后寵愛的一個美麗女官舉行婚禮的前一個月，呈請退職了，和未婚妻斷絕了關係，把自己不怎麼大的領地給了妹妹，進了一個修道院，想做一個修士。這件事在那些不明內幕的人看起來似乎是異常的，難解的，但對斯其潘·卡薩斯基公爵本人說，這一切發生得是這樣地自然，他不能想像他能走另外的一條路了。

斯其潘·卡薩斯基十二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一個退休的近衛軍團長，就死了。他臨終時囑咐，不要把兒子關在家裏，要讓他進軍校去。不管母親是怎樣地捨不得把兒子從家裏放出去，但她還是不敢不遵從她亡夫的心意，讓他進了軍校。寡婦自己帶着女兒瓦爾瓦拉移居到彼得堡去，爲的是住在兒子住的那個地方，過年過節的日子好帶他回家來。



孩子以卓越的才能和巨大的抱負超羣出衆。因此，他在科學方面，尤其是在他偏嗜的數學方面，在操練和騎術方面都是第一。雖然他的身材比一般人高一些，但他還是漂亮的，靈敏的。再嘛，要是他的脾氣不暴躁的話，就他的品行來說，他也許是軍校的一個模範生。他不喝酒，不放蕩，非常正直。唯一妨礙他成爲模範生的，是他常常暴怒；在暴怒的時候，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變成了一頭野獸。有一次他差點兒沒把一個軍校生從窗子裏拋出去，那個軍校生嘲笑他的一套礦物標本；另一次他差點兒沒給毀掉；他把整盤肉丸向管理人一遞，就向一個軍官撲過去打他，據說，是因爲那個軍官食言，並且當面撒謊。假使軍校校長不把全部事情掩飾起來，不趕走管理人的話，他大概要被黜爲士兵的。

十八歲的時候，他被派到近衛軍貴族服役團裏去做軍官了。還在軍校裏的時候，皇帝尼古拉·巴夫洛維奇就知道他，進團以後，又很賞識他，因此人們預料他會成爲一個侍從武官。卡薩斯基並不僅是出於野心，而主要的，還是由於從軍校時代起就很熱愛尼古拉·巴夫洛維奇，正是這種熱愛，他很想獲得這個位置。尼古拉·巴夫洛維奇每一次駕臨軍校，——他常常到他們那兒去，——當這個挺着胸、鬍子上長着一個鷹嘴鼻、頰髭修得很短、穿着一身軍禮服、身材很高的偉人用勇武的步子走進來，用宏亮的嗓音向軍校學生問好的時候，卡薩斯基感到一種戀人才有的歡樂。這種歡樂好像他遇見了愛人之後所感受到的一樣。祇有對尼古

拉·巴夫洛維奇的這種愛慕的歡樂更加強烈：想在他面前表現出自己無限的忠誠，願爲他犧牲任何一切，甚至捐軀。尼古拉·巴夫洛維奇也知道是什麼激起這種歡樂，便故意把它激起來。他與軍校學生們在一起玩耍，讓他們把他圍上了，他一會兒跟小孩那樣純樸，一會兒挺親熱，一會兒又莊重威嚴地對待着他們。在卡薩斯基與軍官末一次的事件發生以後，尼古拉·巴夫洛維奇對卡薩斯基什麼也沒有說，但是，當卡薩斯基走近他的時候，他表演似地推開他，皺了一下眉，搖着一隻手指頭威嚇他，後來，臨走的時候，說：

『您要曉得，我全都知道，只是有些東西我不想知道。但是它們都在這裏。』

他指指心口。

當畢業了的軍校學生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已經記不得這件事了，他跟平常一樣說，他們全都可以直接去找他，以便他們能忠誠地爲他和祖國服務，他將永遠是他們最好的朋友。全體也跟平常一樣被感動了，而卡薩斯基，想起往事，痛哭起來，發誓要以自己的全部力量來爲心愛的沙皇服務。

當卡薩斯基進團的時候，他的母親帶着女兒先遷到莫斯科，以後又遷到鄉下去了。卡薩斯基把一半財產分給了妹妹，留下來的另一半剛夠維持他在服務的那個團裏的豪華生活。

從外表看來，卡薩斯基是很普通的一個年青英俊的、官運亨通的近衛軍人，但是他的內

心却有着複雜而緊張的活動。這種活動從小就有，似乎是很多樣的，其實却是同一種東西，就是要把他碰到的每一件事都做得非常好，獲得成功，引起人們的誇獎和驚奇。無論是軍事學說，是科學，他抓住它們，直研究到人們誇獎他，把他列為別人的模範為止。達到一個目的以後，他又抓住另外一個。他就這樣地在各種科學方面獲得了第一。有一次他發覺自己法語會話不流暢，還是在軍校裏，就這樣把法文學得像俄文一樣好；以後，學走棋，還是在軍校裏，棋就走得很出色。

除了為沙皇、為祖國服務的、生活的總使命以外，他總確定了一個目的，哪怕它是微不足道的，他還是把自己整個地獻給它，生活也只是為了它，一直要達到它才能休。但是他一達到了這個確定的目的，另外的一個馬上又在他的意識中滋長起來，代替了以前的。出人頭地的志向，為了出人頭地而要達到確定的目的的志向充實了他的生活。於是在當軍官的時候，他就抱定目的要儘可能地精通業務，而他也就很快地成了一個模範軍官，雖然又犯過那種不能自制的暴躁的毛病，使他在服務期間幹出一些有礙上進的惡劣的行為。後來，有一次在社交談話裏感覺到自己普通教育受得不夠，他就打定主意要充實自己，就坐下來讀書，也達到了他所想達到的地步。以後，他打定主意要在貴族社會裏佔一個輝煌的地位，學會了跳舞，而且跳得很漂亮，很快地就被邀請到上流社會的一些舞會和晚會裏去。但是這種地位並不

能使他滿意。他慣於高居人上，可是在這件事上他離高居人上的地步還差得遠哩。

那時上流社會是由，是啦，我想，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由四種人所組成的：（一）富有的宮庭裏的人；（二）並不富有而生長在宮庭裏的人；（三）富有的，假裝是宮庭裏的人；（四）既不富有也非宮庭裏的人，而假裝是第一類和第二類人。卡薩斯基不屬於第一類。他曾經被後兩個圈子的人所樂意接待。一踏進貴族社會的時候，他就給自己確定了一個目的，要與貴族社會的女人有來往——很快地他就達到了這個目的，這對他本人說也是很突然的。但是他馬上看到他所周旋的那些圈子是低級的。他看到有一些高級的圈子，看到在那些高級的宮庭的圈子裏，他還是個局外人，雖然他們也接待他。他們對他殷勤有禮，但是他們對他的一切態度表明了他們是有自己人的，而他不是他們自己人。卡薩斯基就希望在那裏能成爲他們自己的人。爲了這，或者要成爲一個侍從武官，——他等待着這個地位，或者要和這圈子裏的人結婚。他決定要做到後一點。他挑選了一個姑娘，一個宮庭裏的美人兒。她不僅是他想要踏進去的那個社會裏的自己人，而且是這樣的一個姑娘，就連所有在高級的圈子裏位居顯要、地位穩固的人也盡力想和她親近。這就是女伯爵卡羅特柯娃。卡薩斯基不只是爲了前程而去追求卡羅特柯娃，她非常嬌媚動人，所以他很快地被她迷上了。起初，她對他特別冷淡，但是以後一切都突然改變了，她變得溫柔可親了，她的母親非常熱烈地邀請

他上她那兒去。

卡薩斯基向她求婚，被接受了。他很奇怪他獲得這種幸福是這樣的容易，同時在母女倆對他的態度上有一種特別的、奇怪的成份。他是太傾心了，太迷戀了，因此沒有注意到幾乎城裏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這回事：他的未婚妻一年以前曾經是尼古拉·巴夫洛維奇的情婦。

## 第二章

在約定舉行婚禮的前兩個星期，卡薩斯基坐在沙皇村裏未婚妻的別墅裏。這是一個炎熱的五月日子。未婚夫妻在花園裏走了一會，便坐在菩提樹林蔭道的小長凳上。瑪麗穿着一件白絲綾的上衣，非常漂亮。她好像是一個純潔與愛情的化身。她坐着，一會兒低着頭，一會兒瞧着魁梧而漂亮的男子；他在和她談話，非常溫柔，小心，害怕每一個姿態、每一句話凌辱了褻瀆了未婚妻安琪兒般的純潔似的。卡薩斯基是屬於四十年代裏的那一類人的。如今這類人是沒有了，他們故意寬容自己，內心裏並不譴責自己性關係上的不潔，但對妻子却要求理想的、白璧無瑕的純潔；這種人認為自己圈子裏的每一個姑娘都具有這種真正的白

璧無瑕的純潔，並且就這樣對待她們。這種觀點在男人允許自己放蕩的一方面有許多地方是錯誤的，是有害的。但是對女人來說，這種觀點和那些現代青年的認為每一個姑娘都是在給自己找男人的雌物的觀點絕然不同，——這種觀點，我想，是有益的。姑娘們看到這種崇拜，就會力求或多或少地裝出女神的姿態來。卡薩斯基對女人是保持着這種觀點的，也以這種觀點看自己的未婚妻。這天他被迷得很厲害，對未婚妻連一丁點兒慾念也沒有，相反的，却感動地望着她，好像是望着一種高不可及的東西一樣。

他魁梧的身體站了起來，把雙手按在軍刀上，站在她面前。

『我只是現在才感到人所能體會到的所有的幸福。是您，是您，』他胆怯地微笑說，『給我這種幸福的！』

這時候他還沒把『你』說得習慣，他精神上自卑地仰望她，害怕對這個安琪兒說『你』。

『虧了……你，我才認識了自己，才曉得我比我自己想的來得好。』

『我早就曉得了這點。我因此才愛上了您。』

一隻夜鶯在近處啼起來了，一簇簇的嫩葉被一陣襲來的微風吹得搖擺着。

他拿起了她的手，吻了一下，淚水充滿了他的眼眶。她明白他所以感激她，是因為她說了她愛上了他。他走了一會，沉默了一下，然後走攏去，坐了下來。

『您知道，你知道，唔，反正一樣。我和你親近是別有用心，我原想和貴族社會建立些關係，但是以後……當我了解了你以後，這與你比起來變得那麼渺小啦。你不會因這生我的氣吧？』

她並不回答，只是用手碰了碰他的手。

他明白是這種意思：『不，不生氣。』

『是啦，喏，你說過……』他猶豫不決地說，他覺得這太魯莽了，『你說你愛上了我，但是，原諒我，我是相信的，但是除掉這，還有一種什麼東西在使你耽憂，煩擾着你。這是什麼？』

『是囉，現在就說或是永遠不說，』她想了一下，『隨便怎樣，他總會曉得的。但是現在他不會走掉的。哎呀，假使他走掉了，這多麼可怕啊！』

她含情脈脈地瞅了下他整個高貴的、魁梧而強壯的身體。她現在愛他比愛尼古拉還厲害，倘若尼古拉不是九五之尊的話，她寧肯要卡薩斯基而不要尼古拉了。

『您聽着，我是不能不誠實的。我應該把一切都說出來。您問是什麼？是我愛過的那個吧。』

她以一種哀求的姿態把手放在他身上。

他沉默着。

『您想知道是誰？是他，皇帝啦。』

『我們全都愛他的，我猜，您是在學院裏的時候。』

『不，以後。這是一種迷戀，但是以後就過去了。但是我應該說出來……』

『喏，那有什麼呢？』

『不，我不只是這樣。』

她用雙手蒙住了臉。

『怎麼？您委身給他了嗎？』

她不作聲。

『情婦嗎？』

她不作聲。

他跳了起來，臉像死一樣地蒼白，雙頰顫抖着，站在她面前。他現在想起了尼古拉·巴夫洛維奇在涅瓦大街①遇見他時親切地向他祝賀的情形。

『我的天哪，我做的什麼，斯奇華②！』

① 彼得堡的一條大街名。



『不要挨我，挨我。啊，多麼痛苦啊！』

他轉身向屋子那邊走去。在屋子裏他遇見了她的母親。

『您怎麼了，公爵？我……』她看到他的臉，就不說了。血突然湧上了他的臉。

『您知道這事的，想用我來給他們掩飾。要是您不是一個女人哪，』他把一隻大拳頭舉在她頭上，嚷了一聲，就轉身逃跑了。

假使那個曾經是他未婚妻的情夫的人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的話，他就會殺掉他，但是這是一個受人尊敬的沙皇啦。

第二天，他呈請休假並辭去職務，托辭有病，以便誰都不見，下鄉去了。

他在自己村裏消磨夏天，安排自己的一些事務。夏季完了的時候，他並不回到彼得堡去，而到一個修道院裏做修士去了。

母親寫信給他，勸他不要斷然這樣做。他回信對她說上帝的使命是高於其他一切考慮，而且他感覺到這種使命了。只有跟哥哥一樣驕傲而有志的妹妹一個人了解他。

她了解他的做修士是爲了要高過那些人，那些人想對他表示他們的地位比他高。她對他的了解是正確的。他一做修士，他就對其他的人和服務期間本人都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切